



“小兰”八十了仍在为儿童剧发展添砖加瓦 四口人协力 让正能量“登台”

本报记者 马丹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马兰花》这首经典童谣是许多中国孩子的童年回忆,这首童谣出自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同名儿童剧《马兰花》,诞生60余年。如今已经80岁高龄的徐帼莲,是新中国培养的优秀儿童剧演员,也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版《马兰花》主角“小兰”的扮演者。

“艺术,提供了精神食粮,才能代代传承。这种传承可以是演员和观众之间,可以是师生之间,也可以是夫妻间、母女间。”在一家四口都从事演艺事业的徐帼莲看来,无论是演儿童剧,还是演成人剧,首先得是一个正直的人,才能成为一名好演员。

和新中国儿童剧一起成长

在家排行老九的徐帼莲,从小个性活泼外向。小学毕业时,徐帼莲的二哥看到报纸上陶行知艺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就鼓励她去报名。徐帼莲从七八百个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39名陶行知艺术学校学生之一。2年后,中福会儿童剧团需要接班人,当时的团长任德耀和奚里德就把徐帼莲这一班学生接到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团学习、生活。“那是1953年的8月10日,我还记得,一辆大卡车把我们几十个孩子接到儿童剧团。剧团就在华山路现在戏剧学院的对面。”从那时起,她就和儿童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回忆起在儿艺的生活尤其是宋庆龄对他们的关心照顾,徐帼莲至今充满感激。“我

们都喊她‘宋妈妈’。儿艺被宋妈妈誉为‘掌上明珠’,不仅指剧院本身,更指剧院里的孩子们。”徐帼莲回忆道,宋庆龄曾说过,“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去培育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对每一个角色都认认真真

《马兰花》里的小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灰姑娘》里的大姐、《童心》里的童志娟,徐帼莲在儿艺舞台上演了近30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徐帼莲说,从小在儿艺受到的严格教育,养成了她“不随便”的人生态度。“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哪怕演一朵小花,也该认认真真。”

在徐帼莲看来,虽然儿童剧大多是虚构的角色,但优秀的儿童剧如同一个启蒙老师,对孩子的成长很有意义。“有些孩子在家里未必听得进家长的教育,但他可能会通过看一个戏,悟出一个道理。我们干这一行,就应该担起传承的担子,把这种真善美通过艺术手段传播开来,使之代代传承。”

希望用角色潜移默化影响人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无论做人还是从艺,都是以德为先,以德为底线。”徐帼莲对国家的爱与责任之情,其实也流淌在她的家庭之中。她的先生严翔也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他在《上海早晨》《日出》等剧作中有出色表演,还被观众们誉为扮演文化名人的“专业户”,演过郭沫若、朱自清、黄齐声、张伯驹、黄楚九等民族文化名人。受夫妻俩耳濡



徐帼莲一家四口,由左至右分别为严晓频、徐帼莲、严翔、严慧轩 采访对象供图

目染,徐帼莲的两个女儿也投身到演艺相关的事业之中,大女儿严晓频1993年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扮演王起明的妻子郭燕,当时引起了轰动;小女儿严慧轩也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与其父成为校友。

“我们初心一致。不管在哪个时代,都需要优秀的剧作和角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角色传递‘正能量’,潜移默化影响人。如何将正能量传承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徐帼莲说,成人的行为就是对孩子最直接的教育,她和严翔从小就教育两个女儿“做事认真、演戏认真、做人认真”,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很重要、关心很重要”。

1989年,徐帼莲从儿艺提前退休,但她一直没有闲着,一有时间就为儿艺的青年演员授课、做讲座,用德艺双馨继续影响新生代儿童剧演员。这一影响又是30年。

【老物件的故事】



“马兰花”绽放60年

徐帼莲家中,珍藏着不少老剧照、老海报。但是,她收藏最好的是一张《马兰花》的旧演出单。“马兰花取材于民间故事。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首任院长、儿童剧作家和舞台艺术家任德耀笔下,这个题材焕发出了新意。剧中,大兰虚伪、贪婪、懒惰、自私,小兰朴素、勤劳、善良、热爱劳动,姐妹俩不同的人生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让小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有了鲜明的爱憎态度,树立正确的三观。”即使离开《马兰花》的舞台三四十年来,徐帼莲仍然清晰记得当年剧目上演的轰动情景。

她说,这朵神奇的“马兰花”绽放了60余年,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一代代孩子们的记忆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曾经4次复排《马兰花》,60余年长演不衰,创造了中国儿童戏剧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有过各种舞台艺术版本,还被俄罗斯、美国、日本、挪威等国改编。中央电视台动画部根据任德耀原著《马兰花》还制作了电视动画,于2006年6月播出。“《马兰花》早已穿越时空,凝固成劳动者的时代赞歌。”

老物件的故事

一块怀表

范惠君珍藏着爷爷范祝全留下的一块怀表。怀表背面,镌刻着“津浦”字样和蒸汽火车头的图案,那是范祝全当津浦铁路火车司机时的工作表。

上个世纪30年代,从北平到上海的火车,经天津、津浦、京沪(南京-上海)线,时速只有三四十公里,全程需近两天两夜。到了范惠君、孙桂兰结婚那年,即1990年,他们从徐州到上海“旅行结婚”,顺便采买衣服、首饰等“上海货”,那时中国铁路还没有大提速,更没有高铁,晚上八九点钟从徐州上车,“晃悠悠”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能抵达上海。

如今,范惠君在虹桥站工作,周末想回家,踏上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大约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徐州。

时光如梭。“飞”起来的,不光有怀表可以显示的时间,更有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对此,范惠君一家感受很深。



90后延续家族情缘当上铁路职工

四代人接力 为新时代“铺路”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太爷爷是火车司机,爷爷、姥爷是铁路职工,爸爸、妈妈也是……‘阴差阳错’,大学里学动画专业的我,居然也成了一名铁路职工。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作为一名新时代铁路职工,肯定要比我的曾祖辈、祖辈、父辈做得更好!”

90后小姑娘范皓戴着眼镜,说起话来井井有条。她现在的工作单位是上海虹桥站,与老家徐州之间,有京沪高铁线连接着,更有一家四代对铁路的那种“痴情”联结着。

太爷爷在铁路抗战线上牺牲

范皓生于1991年,在徐州长大的她想念故乡的一山一水,尤其是云龙山,“从小到大,几乎每年,爸爸都要带我去爬一次云龙山,每次去都会到北麓的津浦铁路抗战殉难员工纪念碑亭,因为太爷爷的名字就刻在那块碑上!”

太爷爷范祝全是河北丰润人,也是中国第一批火车司机,早年驾驶蒸汽机车行驶在津浦铁路上。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逼近徐州,徐州机务段组织了两大撤退,在此过程中,共有186名员工或遭日军围杀,或病死途中,范祝全也不幸身故。

“虽然连爸爸也没见过太爷爷的面,但摸一摸刻在碑上的太爷爷的名字,有一种‘寻根’的感觉,随着年龄增大,也更能感觉到我们这一家血液里的‘铁路基因’。”范皓说。

爷爷姥爷半辈子都给了铁路

爷爷范子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回国时已是一名连级干部,但脱下军装后依然选择了铁路一线岗位,在徐州站运转车间工作,

“简单但辛苦的劳动,爷爷的后半辈子都给了铁路,做过扳道员、车号员等等,直到退休。”2002年,范皓还在上小学,爷爷就去世了。

姥爷当年在徐州西站货场附近的一个道口“看道口”,“以前的铁路线很少有高架桥,铁路线地面的平叉路口,就是一个道口,火车要经过了,姥爷就提前打响‘咚咚咚’的警示音,放下栏杆。”范皓说,现在这样的道口在大城市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铁路高架桥,“既保持道路畅通,又减少路外伤亡”。

父母“接班”一家人聚少离多

范皓的父亲范惠君1979年“接班”也成了徐州站运转车间调车场的一名扳道员,一做就是7年。范惠君一边工作、一边补习,后来转至管理岗位,在收入检查室负责运输收入审核,到今年,他也即将退休。范皓的妈妈孙桂兰则“接班”在徐州站做售票员,现已退休。

家族内,两个姑姑,还有小姨父、三姨父等也是铁路职工,只不过各自的工种不一样。生在这样一个“铁路世家”,范皓从小有两点印象很深:其一,“不指望”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有父母的长久陪伴,爸爸妈妈忙,特别是遇到春运等运输繁忙季,很难见到他们。其二,因为家族内铁路职工很多,根本没有节假日“概念”,要把大家凑齐吃顿饭的难度很大,“别说春节,小姨结婚那天,我妈刚好轮到值班,她中午请假来到喜宴上匆匆扒了两口饭,又急着赶回去上班了。”

“铁四代”继承了坚守品质

范皓作为“铁四代”,毕业那年刚好遇到当时的上海铁路局第一次开展社会招



范皓为游客指路 陈梦泽 摄

聘,即招收非铁路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学动画专业的范皓“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投入了铁路的怀抱”。

在虹桥站,范皓做过售票、客运等岗位,“我妈之前也做过售票员,她那时有‘三宝’:票板、浆糊和算盘,卖一张票,要在硬壳基础票上贴空调票、卧铺票等,算票款也是靠算盘;我现在全用电脑操作。”

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铁路人的负责与坚守。2015年初,范皓参加工作后的首个春运,第一天就遭遇了35年来上海最冷的天气。在-7℃的低温和呼啸的北风中,这个“90后”小囡上了近20个小时的班,在“露天”站台上迎来送走了数万名旅客。

在铁路系统,四代都端“铁”饭碗的非常罕见。在范皓的家族里,很多人虽然只是平凡的铁路职工,也没什么丰功伟绩,但正是他们这样的“坚守”,成就了铁路网日复一日的畅通。



一块怀表

范惠君珍藏着爷爷范祝全留下的一块怀表。怀表背面,镌刻着“津浦”字样和蒸汽火车头的图案,那是范祝全当津浦铁路火车司机时的工作表。

上个世纪30年代,从北平到上海的火车,经天津、津浦、京沪(南京-上海)线,时速只有三四十公里,全程需近两天两夜。到了范惠君、孙桂兰结婚那年,即1990年,他们从徐州到上海“旅行结婚”,顺便采买衣服、首饰等“上海货”,那时中国铁路还没有大提速,更没有高铁,晚上八九点钟从徐州上车,“晃悠悠”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能抵达上海。

如今,范惠君在虹桥站工作,周末想回家,踏上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大约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徐州。

时光如梭。“飞”起来的,不光有怀表可以显示的时间,更有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对此,范惠君一家感受很深。